

现代汉语书写词的确定原则

彭泽润, 彭建国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长沙 410083)

摘要:根据词语出现的领域可以把词分成书写词、语法词、词典词、输入词。书写词是在语言的书面动态使用现实中被空格隔离的词。正词法就是确认书写词的基本法则。语法词是根据词的语法定义确定的词。词典词是词典中收集的词条。输入词是文字复杂的语言在文字编码输入计算机过程中用的词语。词典词和语法词是确定书写词的根本,词典词是确定书写词核心,输入词最远离书写词。词典词确认的工作成绩最大,主要体现《现代汉语词典》中。确定书写词的六大原则是:系统原则;自由原则;最小原则;频率原则;长度原则;弹性原则。

关键词:词;正词法;书写词;语法词;词典词;输入词;词的确认原则

The Confirming Principle of Modern Chinese Written Words

PENG Ze-run, PENG Jian-guo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ppearing domain words may be divided into written words, grammar words, dictionary words and input words. Written words are those words that are isolated by blank space in the dynamic use reality of written language. Morphology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onfirming written words. Grammar words are the words that are defined by their grammar definition. Dictionary words are words collected in a dictionary. Input words are those complicated words or expressions which are put into the computer in the computer input process via literal code. Dictionary words and grammar words are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written words, dictionary words being the core and input words the furthest away from written word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comes from the confirmation of dictionary words and is mainly embodied i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The 6 big principles of determining written words are system principle, free principle, smallest principle, frequency principle, length principle and elastic principle.

Key Words: words; morphology; written words; grammar words; dictionary words; input words; the confirming principles of words

一 词意识和不同角度的词

虽然有人怀疑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但是我们可以从汉语及其方言的事实中看到词的确切存在。^[1]《现代汉语词典》也做了明确的展示。但是,书写中的词是怎么确定的呢?

尽管《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第5版有里程碑性质的变化,完全区分了1个字记录的词和非词,给

所有词标注了词性,但是作为使用书面汉语的中国人,我们的拼音意识和词意识是在漫长的汉语实践摸索中逐渐产生的。中国在1958年颁布《汉语拼音方案》,30年以后的1988年又颁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6年成为国家标准)。^[2]这样配套的两个法规使我们能够用一种简便的方法按照词式书写方式书写汉语。几十年以来,它们虽然在汉语

收稿日期:2009-05-19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重点课题“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排版改革的自动分词研究”(06A042)

作者简介:彭泽润(1963-),男,湖南衡山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教授,博士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彭建国(1974-),男,湖南衡山人,湖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教学、汉语信息排列和检索等许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许多人仍然不能认识它的真正意义,甚至有人抵制执行。我们在 21 世纪这个信息社会,在继续发挥传统汉字的作用的同时,应该研究和完善这些法规,使用好汉语拼音。

同时,通过汉字书写进行汉语教学和应用都需要跟传统的字典不同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就是这样在中国走过了半个世纪。但是这本词典的词意识和词的确定原则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一直到 2005 年修订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才第一次全面区分了词和非词,在给词标注词性的基础上,研究和完善了汉语的词意识。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简称“正词法”)是在《汉语拼音方案》解决音节拼写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了词语和句子的拼写问题。

根据词出现的领域可以把它分成书写词、语法词、词典词、输入词。

1. 书写词是在语言的书面动态使用现实中被空格隔离的词。正词法就是确认书写词的基本法则。由于汉字是语素文字,一个词只用大约 2 个字(语素字)记录,对正词法的迫切要求不强烈。但是用汉语拼音书写汉语,一个词需要大约 6 个字(音素字)记录,词的书面界限难以把握,影响阅读效率,因此迫切要求正词法的帮助。

2. 语法词是根据词的语法定义确定的词。词是语言中最小又自由的语言备用单位。这就是语法词的定义,是词的根本属性。

3. 词典词是词典中收集的词语,又叫做词条。词典首先是针对语言教学、语言表达和理解编写的。词典词确认的工作成绩最大,主要体现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4. 输入词是文字编码输入计算机过程中用的词语。输入词是针对在电脑上书写汉字这种文字复杂的汉语等语言制定的。它主要根据整体输入频率确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输入效率。切分的单位越长,输入的代码越少,但是使用频率就越下降。因此一般是在词这个单位的基础上,适当向 4 个音节为主的词组发展。

词典词和语法词是确定书写词的根本。词典词是确定书写词的核心。

冯胜利提出“音节词”、“词汇词”、“句法词(短语词等)”与“韵律词”的多维性研究,^[3]跟我们讨论的角度不同。我们根据词出现的领域分类。他提出的类型其实是语法词内部的不同词。

二 书写词和语法词

书写词和语法词是基本一致的。但是语法词严格遵循“最小又自由”的原则。语法词跟书写词的不同是什么?

1. 由几个书写词构成的专有名称可能被当做一个语法词。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因为在中间不能插入任何成份,被语法当做一个已经最小的自由单位,也就是一个语法词。但是正词法要求按照在其他场合可以做词用的情况当做几个书写词书写。这也就是不少人理解为什么姓名要分开写的原因。

2. 由一个书写词构成的普通词语可能被当做几个语法词。在不多于 3 个音节的情况下,一些高频率整体使用的词组在书写中可以当做一个词,例如“羊肉”、“小草”、“搞好”、“拿得动”、“说不好”、“对不起”。

3. 一个书写词可能不足一个语法词。在普通话中没有自由能力的语素,由于夹杂文言词和方言词的原因使用了,我们只能临时把它当做词。在书面处理的现实中,必须把它当做一个书写词。例如“此(这)话题”、“故(所以)不需要这样”、“成功之(的)经验”、“那些不听劝告者(的)人”、“虽(虽然)不是这样容易……”当然如果是在写作过程中,我们需要用括号里面的普通话的词,这就避免了语法词和书写词的矛盾。也许词式书写的实践可以促进书写词跟语法词在这个方面保持一致,有利于普通话书面语词汇规范。

三 书写词和词典词

书写词跟词典词是基本一致的。主要的不同是词典受到篇幅限制或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不能全部收集书写词。因此在数量上词典词比书写词少。词典词舍弃了书写词的哪些东西?

1. 词典的词舍弃了词中容易类推理解的词缀和词尾。例如词典收录英语的“book”,不会收录它的复数形式“books”。但是“i”和“we”虽然也是单数和复数的关系,由于没有形态变化规律可以在语法中描写所以都被当做词条。汉语中“我们”是词条,但是“作家们”、“老师们”等就不是词条,其中的“们”通过语法书掌握。把这些容易类推的词缀交给语法去解释可以提高效率。

2. 词典的词舍弃了数量庞大的专有名称,例如中国 12 亿个人的名称不可能都做为词条收录和解释。即使是“孔子(孔丘仲尼)”、“毛泽东”这样的

人的名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名称,《现代汉语词典》都没有收录,虽然在解释“孔孟之道”的时候用了“孔子”这个词,虽然在词条“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中出现了书写词“中国”。

另外词典的词包含了大量的书写词的词组。这种词组往往是结构固定,意义融合,具有一定语法词性质的词组,主要是由普通词构成的知识概念名称,例如“天文望远镜”、“上呼吸道感染”、“空气污染指数”。也包括由普通词构成的专有名称和熟语。例如“福音书”、“一个巴掌拍不响”、“一棍子打死”。

《现代汉语词典》对于书写词构成的词组,汉字无法区分,但是对应的拼音区分了词。例如“空气污染指数”的汉字原来是“空气污染指数”,但是拼音是“kōng qì wūrǎn zhǐshù”。

至于完全由文言词构成的成语在古代是词组,例如“走马观花”、“守株待兔”等,在现代无论做为语法词、词典词还是书写词都应该当做词,虽然《现代汉语词典》的拼音按照文言词分成几个词书写。

四 书写词和输入词

输入词分成两种:一种是计算机软件系统选定的通用的输入词。《GB/T15732-1995汉字键盘输入用通用词语集》就是收集通用输入词的。^[4]另外一种是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的专业词和常用的词组。输入词的特点是注重输入效率,把经常在一起整体书写的字组当做一个输入单位,但是跟书写词的主体还是基本一致的,因为词毕竟是最容易感知的整体输入单位。

那么输入词跟书写词又有哪些不同呢?

1.输入词跟词典词有类似的地方,舍弃了大量专有名称。

2.系统通用输入词收集了词典不收集的词组。其中有一些是常用的专有名称词和词组,例如“孔子,孟子,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朱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有一些是一般的词组,主要是类似成语的4个音节表达的或者4个字记录的词组,例如“组织纪律,经济效益,体制改革,综合治理,参考资料,参考消息,通信地址,群众路线,联系实际,社会科学,社会实践,精神文明,数据处理”。个别的多于4个音节表达的或者多于4个字记录的词组,例如“常务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

3.用户专用输入词收入了更多的专有名称词组。用户专用输入词就会根据自己交际需要增加更多的专有名称,包括每个人自己的具体的工作单位,每个人经常联系的朋友的姓名,等等。例如,“南开大学文学院”。但是,任何用户也不会把所有专有名称变成自己的输入词,电脑系统也没有容纳这么多用户专用输入词的空间。

4.用户专用输入词收入了更多的专业词。有些词词典可能收集了,但是系统通用输入词没有收集,例如“音位,韵头,韵尾”。有的词典也没有收集,例如“韵身”。特别新产生的词,恐怕只有用户专用输入词能够最先收集进去。

五 确定书写词的困惑

词的确定虽然对于多数词没有问题。但是,有些情况值得反复研究。即使是《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也还存在互相矛盾的地方:同样是动词重叠,“看看”连写成 kànkan,“研究研究”分写成 yánji yánji;同样是形容词重叠,“大大”连写成 dàdà“清清楚楚”却写成 qīngqīng - chūchū。这样的分歧应该消除。这就需要我们的研究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指导性的确定词的原则。

有时会遇到语法的层次性和语音的线条性的矛盾。“古生物学家 gǔshēngwùxuéjiā”必须当做一个词书写,因为无论“学家”还是“古”、“学”、“家”在这里都是不自由的语素。“语言应用研究所”按照词写成“yúyán yòngyánji su”一般应该没有分歧,因为“研究所”是一个词;但是也有人认为语法上应该是“(语言应用研究 yúyán yòngyánji) + (所 su)”。像“老师和同学们”,如果按照词写成“老师和同学们(lǎoshī hé tóngxuémen)”之后,虽然“同学们”是一个词就比较明显地出现跟语义层次不一致的问题。可以在表达的时候用“老师们和同学们”或者“各位老师和同学”就没有矛盾了。因此,我们不能要求词式书写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因为不仅在汉字字式书写中会存在歧义,在英语词式书写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father and mother's.....”。

有时会遇到开放性和自由性的矛盾。例如,“第-”和“初-”这样的词缀不自由,但是因为具有“开放性”有人主张处理成词。词缀当然具有类推的“开放性”。不能因为具有开放性,会增加词的数量就拒绝它做词缀,而给它升格成“词”。在英语的词典中有时也只是解释前缀,不必要把这个前缀构

成的所有词做词条列入。

有时会遇到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有人认为“-者”可以分别处理成词和词缀,“作者,读者,或者”等词中的“者”是词缀,但是“不遵守交通规则者”中的“者”应该是词。原则上这样处理没有问题,但是要区分夹杂的文言词和词缀。也就是说,在普通话中“者”不能做词用,书面语出现做为词的“者”也应该是夹杂文言词的表现,应该教育作者回避,例如“不遵守交通规则者”应该说“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我们再讨论“变成”跟“变为、变作”的不同。“变成”不仅使用频率高,而且内部的语素“变”和“成”自由性强。“变为、变作”由于内部的“为、作”不自由,很容易当做词。“变成”虽然没有成为《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词条,但是成为汉语水平考试大纲的高级词,不是因为自由性的原因,而是因为音节数量少和使用频率高。这说明频率原则是有前提的,只能是辅助原则。“者”的使用频率再高,音节数量再少也不能成为现代汉语的词,除非语法上具有自由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标注词性的 2005 年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主持人晁继周 2005 年 12 月 13 日给笔者来信说:

你 9 月 2 日的来信我昨天才看到,拖了两个多月才回信,只能请你原谅了。原因是我前一段时间在另一间办公室工作,而信件送到原办公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给词全面标注了词类。既然是给词标注词类,首先就要分清词和非词。多音词主要是区分词和词组,单音词主要是区分词和不成词的语素。一个单字,能单用的是词,不能单用的是语素。我们在确定单字能不能单用上做了细致的规定。比如,首先应该确定是现代汉语平面,不考虑文言用法(文言中大多数单字都能单用)。又例如,在现代汉语中,既要考察口语,又要考察书面语。一般说来,书面语中能单用的范围更宽一些,例如口语中只能说“时候”,书面语中可以说“时”,“时”可以看作单用。还有要照顾科学定名,例如“鲤”(一般要说“鲤鱼”)、“金”(一般要说“金子”)、“氧”(一般要说“氧气”)等,可以看做单用。诸如此类,来不及仔细叙述。我们认为,只有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实行词类标注,才是科学的和有实际意义的。比如“牙”和“齿”,“牙”是词,“齿”不是词。如果给“齿”也标上名词,就会形成误导(学汉语的人会造出“小孩还没有长齿”这样的句子)。现在不少词典给所有单字的所有义项都标上词类,是不科学

的,对语言研究、语言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谢谢你寄来的大作,还有多期《北华大学学报》。我给你寄去刚出版的拙作《语文词典论集》,请多提意见。

晁继周以上信中的观点对于我们辨别现代汉语的词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精神,归纳和完善确认词的原则。他说的“单字”应该指一个字书写的口语单位,一般是语素,“不能单用的是语素”应该指“不能自由使用的是不能成为词的语素等语言单位”。

六 确定书写词的原则

我们归纳确定词的六大原则如下:

1、系统原则。系统原则是指所有词必须接受普通话时间和空间系统的制约。从已经变成语言事实来看,只有符合普通话系统要求才进一步优先考虑是否是词。凡是已经构成语言事实,又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标准的语素及其组合,在后再根据它的来源确定是几个词,并且做特殊标记,提醒语言使用者。例如“现代汉语 400 名词之研究”的“之”,是夹杂的文言词,在教学中应该用规范的助词“的”注释。但是“音乐之声”的“之声”可以处理成一个词,也可以处理成两个词,在教学中要告诉学生最好说“音乐声音”或者“音乐的声音”。

如果还没有成为语言事实,我们应该鼓励和引导按照这个系统标准使用词。如果出现文言词或者方言词一律改成普通话的词再独立。例如“她习得白白嫩嫩的”中的“习”在有的方言中是词,在普通话中不是词,必须更换成意思相同的普通话词“养”。又例如“故呢,你这个病一定要及时治疗”中的“故”是文言词,必须改成“所以”。同样“故,为何,便,将,此,处,称,湘”要分别替换成普通话的词“所以,为什么,就,把,这,地方,叫做,湖南”。

如果成为语言事实,又不符合普通话标准在应用中应该进行特殊标记和处理。例如在语文教学中,如果是文言词和方言词就要用对应的普通话词进行注释。做为课文最好做适当修改。

2、自由原则。自由原则是指一个词在最小的前提下必须具有单独做为句子及其成份和句子成份结构的能力。“学”、“学习”、“科学”就是这样自由的最小单位。不自由的单位,不能当做词处理,具体操作如下:

第一,不自由语素一律不能当做词用。^[5]凡是

不自由的语素一律不允许单独做词书写,一定要在前后找到可以依靠的语素用来构成一个词再独立书写。例如“学习”是因为“习”不自由,“是否”、“是非”、“科学家们”是因为“否”、“非”、“家”、“们”不自由,“中国”是因为“国”不自由,“破罐破摔”中的“罐”不自由而且“破摔”的结合也不符合词的组合规律,“与时俱进”中的语素几乎都不自由,所以它们都应该当做1个词处理。英语的“unknown”类似。但是在夹杂非普通话系统的词的时候可以特殊处理,例如“生命之源泉”中的“之”。不过这种情况在写作或者修改中最好规范化用“的”替换。

第二,非句法组合的自由语素也不能当做词用。通常说词内部不能插入成份,就是指词内部的结构要素不具有句法组合关系。凡是自由的语素在当前的组合中无法单独跟前后单位发生句法关系的要考虑跟其他语素做为一个词书写。例如,“学风”虽然“学”和“风”都是词,但是当它出现在“要养成好的学风”中的时候,它们没有句法结构关系。即使出现在有歧义的结构“学说”中,可以表示“先学说再学写”中的“学习”的意义,但是当它表示“学术见解”的意义的时候也没有“学的说”这样的句法关系。又例如表示强调、转折等意义的副词“可(可别说了,可他来了)”,但是在“可是”中由于“可”和“是”不具有句法组合关系,只能当做一个词。“人口”、“天空”、“急忙”、“人人”、“急急忙忙”、“七上八下”等词都是这样。在英语中“barefeet(光的脚)”是词组,其中“feet”是复数,“barefooted(赤脚的,赤脚地)”是词,其中的“foot”永远用单数形式,词缀“ed”也可以省略。英语的“one-to-one”类似。

这还可以用来发现和解释字式书写无法引起人们注意和思考的一些书写词。例如“科学”、“科学性”是词,没有问题。“不科学”是词组,也没有问题。为什么“不科学”不能分成词组“不+科学性”?因为“不”是副词,“科学性”是名词,它们之间没有句法关系,也没有直接组合关系。“性”是后缀,不自由,导致跟它直接结合的词组“不+科学”也不自由。“不科学性”不是“状语+中心语”的谓词性词组,而是名词。^[6]

第三,双重性质的语素的处理。有的是相同的语素有两种结合可能。它本来自由,但是意义虚化以后要当做不自由的语素。这时语素之间不是组合关系而是融合关系。例如“科学”、“物理学”中的“学”已经从表示“学习”这个实在意义动词变成表示“学科”意义的虚化意义了,是不自由的词缀。又

例如“你好”、“吃饭”、“对不起”、“实际上”。有时甚至融合关系比组合关系的使用频率还要高。英语的“nobody”类似。

3、最小原则。最小原则是指作为自由单位不能再分解。最小的自由单位一般应该做词独立书写。例如“你+说”,“对+答案”,“语言+现代化”都是两个最小的自由单位构成。“现代化”中的“现代”虽然自由,但是“化”不自由,导致整个“现代化”作为自由单位最小,不能再分解。但是符合下面原则允许再跟其他词合作做词。

4、频率原则。频率原则是对最小原则的放松,指即使不最小只要使用频率高,可以把它当做词的“集装箱”整体书写。根据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特点,2个音节的单位,即使内部还可以分解成2个自由单位,也就是说,它是由2个词构成的词组,但是如果整体使用频率很高,还是可以当做一个词书写。例如“一个”、“不是”、“好坏”。有人不明白这个原则,总觉得“一个”还应该分解。英语的“I'm”和“can't”等类似。

5、长度原则。长度原则是对自由原则的放松,指即使意义具有融合性在内部还可以分解自由单位的固定词组,适合当做一般词组书写。凡是超过2个音节的单位,即使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份,整体使用的频率也很高,还是要根据一般使用中的自由能力分开成不同的词。例如“开+倒车”,“条件+反射”,“变速+运动”,“天下+乌鸦+一样+黑”,“毛+泽东”,“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本来意义就不自由的固定词组仍然要当做一个词书写。例如“变本加厉”、“守株待兔”。有人不明白这个原则,总认为一个人的姓名是一个词,总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国”一样是一个词。

6、弹性原则。弹性原则是指可以有两种处理可能的单位允许使用者自由选择,让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获得认同,逐渐走向统一。例如写成“两个”还是“两个+个”可以自由选择。但是“个别”、“个体”等词绝对不允许分开写。这样可以避免有些人抓住个别不能统一标准的现象全盘否定给汉语实行词式书写改革的可能性或者对它动摇信心。

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可以利用现代语言材料资源和检索技术对每个汉语语素进行成词和不成词的详细研究,并且把这些成果的结晶汇集到《现代汉语词典》中。因此,《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涉及的书写词和词典词问题是应用语言学研究具有潜力的大课题。

(下转第104页)

汇、语法以及语料全面地描写和记录。

7. 逐渐扩展形成“‘濒危土话 研究系列丛书’”。在单点抢救性研究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展开去,规划一套“湘南‘濒危土话 研究系列丛书’”,发动更多方言研究者来做这项工作,最后完成这个“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工作。

总之,在“濒危方言”中,确实存在一批像“湘南土话”中带有自身特点面临消亡的汉语“土话”,我们称之为“濒危土话”,是适得其名的,它们应该得到及时的抢救性研究。按照“濒危方言”的标准,将这片土话中的“濒危土话”加以确定,并列为抢救性研究之列,是目前抢救性研究的当务之急。同时只有通过专家进行充分调查,然后进行音像记录和专著描写才是进行“濒危方言”抢救性研究的最可行的方法,只有在国家支持下发挥众多专家学者科学研究的积极主动性,并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此项研究才可以取得成效。

参考文献:

[1] 黄行. 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纪要[J]. 民族语文

2000(6).

[2] 陈其光. 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纪要[J]. 民族语文 2000(6).

[3] 曹志耘. 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1).

[4] 郑张尚芳. 濒危的汉语方言也需要抢救[D]. “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论文, 2000.

[5] 汪平. 谈濒危方言的抢救[D]. “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论文, 2000.

[6] 陈保亚. 从接触看濒危方言、濒危特征和濒危机制[J]. 长江学者, 2006(1).

[7] 谢奇勇. “湘南土话在永州的分布论文”[D]. 长沙: “湘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2(11): 9 - 12.

[8] 谢奇勇. 湘南宁远县“土话”分布状况及特点[J]. 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 2002(4).

[9] 覃远雄. 平话、土话问题讨论(稿)[D]. 南宁: “桂北平话及周边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4(10): 21 - 23.

[10] 戴庆厦. 濒危语言研究在语言学中的地位[J]. 长江学术, 2006(1).

[11] 李宇明. 信息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任务[J]. 修辞学习, 2004(1).

责任编辑: 李珂

(上接第100页)

参考文献:

[1] 彭泽润. 论“词调模式化”[J]. 北京: 当代语言学, 2006(2).

[2] GB/T16159 - 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读本[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1.

[3] 冯胜利. 论汉语“词”的多维性[J]. 当代语言学, 2001(3).

[4] GB/T13715 - 92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M].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1993.

[5] 彭泽润, 李葆嘉. 语言理论: 第4版[M].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7.

[6] 彭泽润. 词和字研究——中国语言规划中的语言共性和汉语个性[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李珂